

拿破崙

1769年八月十五日，拿破崙生在科西嘉。

拿破崙(Napoleon Bonaparte, 1769-1821)是遠比華盛頓卓越的軍事家。他崛起軍旅，初在軍事學校，因為身材矮小，被稱為 *le Petit Caporal* (小軍曹)；1774年，只有二十五歲，即擢升將軍；十年後，到了1804年十二月二日，自己加冕為法國的皇帝；1806年，取消羅馬帝國，儼然是歐洲霸主。到滑鐵盧戰敗，1815年十月十六日，被囚於聖海倫娜島(St. Helena)。

羈身孤島，昔日跟從的人，只剩下有限的幾名，那些圍繞喊“萬歲”的噪音，已經消逝遠去。一世之雄的拿破崙，盡有時間反思：我應該作華盛頓第二！他自己誠實的說：他只為自己，很少時間想到國家。

拿破崙對身邊的侍從說：

所謂愚拙的十字架道理，是一種神祕的力量，至今仍在帥領並支持信徒與世界爭戰。這是一個神祕的戰爭，是一個道義對強暴，德性對罪惡的戰爭：一方面是世界，有武器，有財勢；一方面是教會，既無一兵一卒，而且無財無勢。一方面是仇恨與暴力；一方面則溫和與謙遜，完全靠道德的屬靈力量…教會遭遇迫害，反而得到復興；在何時失敗，便在何時得勝。亞力山大，凱撒，只靠他們的熱心威力，號召士兵，為其用命；但他們一旦死去，他們的軍隊，便不能為其效忠。就我而論，我現在雖尚活在人間，但是，我的官兵早已把我丟棄了。我們作戰，往往可以一蹶不振…這便可以證明我們力量之有窮。我們讀歷史，看到多少朝代的傾覆，多少國家的滅亡；但基督教會，不藉一兵一卒，卻能抵禦強暴；歷經艱危，不僅屹立不撼，而且愈戰愈強。這到底是甚麼力量呢？…我用兵打仗，僅憑血氣熱情，激勵士氣軍心，但絕不能與主愛相比…我現身囚孤島，還有誰為我衝鋒陷陣呢？我曾榮登皇帝的寶座，享盡人世的榮華；但一旦時運逆轉，災禍臨頭，不但一切榮華轉成浮雲，而且日暮途窮，只有一天天走近墳墓！這是所謂一切英雄美的結局。亞力山大如此，凱撒亦然。這和主耶穌基督的永遠作主，為萬國萬民所敬愛，歌頌，讚美，其分別何啻天壤！（參章力生：世界名人宗教觀，頁150-152）

有一首詠拿破崙的詩，很短，卻頗值得回味。

拿破崙

Walter de la Mare (1873-1956)

“將士們，世界是甚麼？
是我：
這降不停的大雪，
這北方的天空；

將士們，在這荒漠原野裡
行進經過
是我。”

這首詩以那麼冷靜平淡的語氣，寫一個英雄蓋世的人物，
寫他的行進，失敗，都沒有感情的表露，似乎是每天發生的事
情。

拿破崙在世的時候，不論擁護或反對他的人，總難以同意
他是平淡的。連當時德國的大文豪歌德，也對他嚮往。但作者
看透了，這正是他平常作人的態度。拿破崙自己也承認，他
一生很少想到國家，只是以他自己為中心。這樣，為了逞他個
人的私意，雄心，把許多萬人的性命，葬送在冰天雪地裏。這種
一切，都是為了一個“我”字作祟。如果歷史上從來沒有這種
英雄出現過，誰能說世界會有甚麼損失？

保羅不是以自己為中心，不肯犧牲別人，達到個人成功的
目標。他不想作英雄。他說：“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
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。”（林前九：23）這樣的人生，是
多麼值得欽敬？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這是為了基督而活的生命。
作為基督徒，如果把你的生命，濃縮成一首短詩，該是怎
麼寫法？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